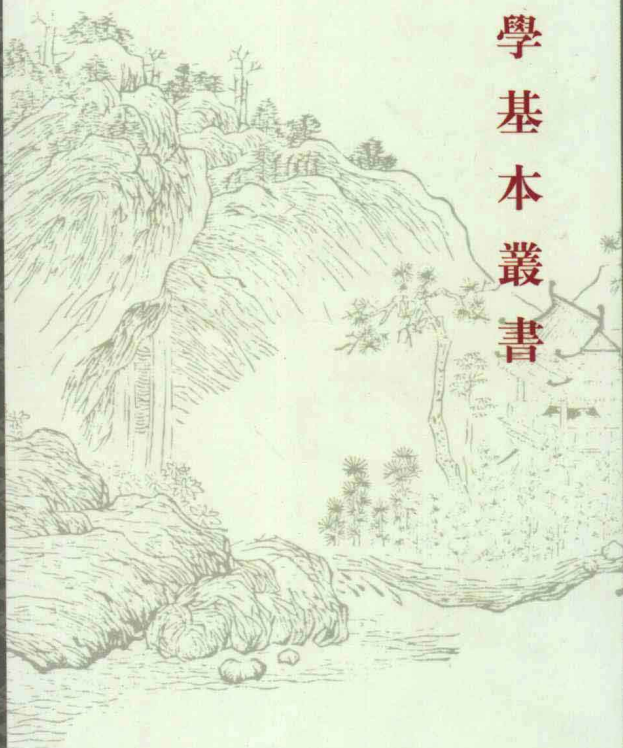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劉克莊集箋校

第一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劉克莊集箋校

第一冊

〔宋〕劉克莊 著
辛更儒 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克莊集箋校/(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 —北京:
中華書局,2011. 11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 - 7 - 101 - 08012 - 4

I. 劉… II. ①劉…②辛… III. 古典文學 - 作
品集 - 中國 - 南宋 IV. I214. 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94795 號

責任編輯:張 耕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劉克莊集箋校

(全十六冊)

[宋]劉克莊 著

辛更儒 箋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71%印張·32 插頁·6100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800.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8012 - 4

題記

一

劉克莊是文學史上南宋時期一大家，其後村先生大全集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也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目前中國學界，除了有許多正面的事例足以證實這一點之外，近來却還出現了一樁反面的例證，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

二〇〇五年七月三十日，國內各大報紙紛紛刊登一則消息：在中貿聖佳拍賣公司十周年慶典拍賣會上，一幅被稱為李公麟真蹟的宋代西園雅集圖卷舉槌開拍，最終以兩千五百萬元的天價成交。這是一幅怎樣的畫作，喚起了國內外藝術界、收藏界衆多人士的極大興趣，以致拍出如此高的價格？據當時報道的消息稱，此圖爲水墨長卷，描繪了北宋蘇軾、黃庭堅、米芾等十六人於駙馬都尉王詵家聚會情景，畫後錄有南宋曾幾、劉克莊的題跋以及清代乾隆、嘉慶、宣統諸帝的鑑賞印記。該畫爲拍賣公司文物徵集人員在海外見到，經國內權威專家鑑定爲真蹟者。然而，此畫果真是李公麟所創作的那幅名畫的真蹟嗎？

此畫拍賣當時，並沒有引起我的重視。直到我從事劉克莊集的箋校工作以後，因劉克莊畫像、手書墨蹟等有關文物至今未見流傳著錄，看到上述消息之後，以為發現了劉克莊的真蹟，才追查當年的記載，始見著錄此圖的照片上，果然有劉克莊的題跋，且有「寶祐乙卯南至，後村老人劉克莊跋」的題款。然而，在欣喜之餘，對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四的原跋，不但吃驚不小，且深感問題的嚴重。蓋後村原跋題為西園雅集圖跋，原文是：

本朝戚畹，惟李端愿、王晋卿二駙馬好文喜士，有李真長、王子敬之風。此圖佈置園林水石、人物姬女，小者僅如針芥，然比之龍眠墨本，居然有富貴態度，畫固不可以不設色哉！二駙馬既賢，而坐客皆天下士。世傳孫巨源「三通鼓」、眉山公「金釵墜」之詞，想見一時風流醞藉，為世道太平極盛之候。未幾，而烏臺鞠詩案矣，賓主俱謫，而囀春鶯輩亦流落於他人矣。自是戚畹始不敢與士大夫交遊。山谷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深味此句，足以悲慨。

據本文「此圖佈置園林水石」至「畫固不可以不設色哉」諸語，已知劉克莊所見到並作跋的西園雅集圖，為宋人的設色之本，所畫以園林水石為主，人物姬女，小者僅如針芥，本來就不是李公麟所作的墨本，故稱之「居然有富貴態度」。它既非本次拍賣的長卷墨本，當然就和長卷畫以聚會人物的形象描摹為主絕然不同。把劉克莊的這一跋語原封不動地逐錄到長卷畫上，只能證明此跋並非專為長卷圖畫而作，乃是稍有分析鑑賞能力的人都能斷定而不致被欺騙的事。於是此畫所錄的劉克莊跋文，不得已而遂刪去了其中極為重要的幾句話，就是文中的「小者僅如針芥，然比之龍眠墨本」和「畫固不可

以不設色哉」諸語，以使人絲毫不疑劉克莊跋語絕非爲此卷所作。

如此看來，此長卷所採錄劉克莊跋文，是經過一番取捨之後刻意爲之的，目的就是企圖借用劉克莊的文學之名坐實其所偽造的西園雅集圖爲宋人的真蹟，甚至可以使人視爲李公麟真蹟而不疑，手段不能不謂之高明。而且所謂「寶祐乙卯南至日」的落款，也是肆意編造的。據我在劉克莊集箋校卷一〇四的考證，這一卷題跋是宋理宗淳祐六年（一二四六）十月，劉克莊爲前宰相鄭清之的同宗鄭德言所作的六篇題跋中的第二篇，謂爲寶祐三年（一二五五）所作沒有任何根據。因此，可以斷言，題寫在長卷之後的這段跋文，一定不是劉克莊的手書真蹟，應無疑問。

至於曾幾的跋文，短短數語，謂「龍眠居士陽關圖，作車水馬龍往來惜別狀，而水邊釣翁，漠然若無聞見者。此圖有諸公文字，羽流摘阮之樂清矣，最後老禪名士蒲團默坐，相對於竹林泉石之間豈無意邪」，亦與西園雅集毫不相關。曾幾文字，僅有詩集流傳至今，其文集未見，不能斷定這段文字出自何處。

我不知道鑑定西園雅集圖的是哪些「國內權威專家」，無論其有如何的「權威」，但如果他真存有爲藝術學術事業負責的精神，當要鑑定這幅幾被當作國寶的傳世畫作時，他必定要從畫作本身、題跋、圖章以及其他所有可資鑑定的方面認真加以考察查證，方能下一較近於實際的結論。以題跋而言，曾幾的著作僅存茶山集八卷，是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有詩無文。因而其題跋無法查證真偽。但劉克莊却不然，他有後村先生大全集存世，比較流行的本子有四部叢刊本，還有叢書集成本的後村題跋流傳於世，都載錄了此跋文，兩者也並非難尋之書。然而，「權威」們却連這等基本的查

證功夫都不肯下，便敢於斷定此畫爲李公麟真蹟，其中到底爲何種利益所驅動，我們不得而知。

對於被拍賣的此幅長卷，既然有偽作曾幾、劉克莊等人題跋的嚴重問題，其爲明代以後的贗品當無疑問。所謂的「國內權威專家」們，在沒有查證曾幾、劉克莊等人題跋真偽的情況下，便匆遽鑑定此圖爲「李公麟所作的真蹟」，這種極不負責的態度，是造成中國拍賣史上一大醜聞的根本原因。我雖沒查到劉克莊的手書真蹟，却徹查了一樁利用劉克莊的文名以偽亂真的文物拍賣鬧劇，足以見證當前文物收藏界的問題之大。

劉克莊的真蹟，自然未能在西園雅集圖中找到，劉克莊的家鄉莆田，雖經兩次文物普查，至今也未能發現劉克莊的墓地、族譜、後裔和手書真蹟或題字碑刻。我曾在閩中金石略卷九得知，劉克莊的有宋林孺人墓志銘（即其夫人林節墓志銘）曾於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出土，傳拓十餘紙後仍納於壙中，這份劉克莊手書的墓志拓本，在我今春前往莆田考察文物時，也沒能查到。但是，劉克莊文集的價值及其在社會各界的廣泛影響，却因其題跋之被盜用，而得到了充分的證明。這同時也表明，劉克莊文集其中所埋藏的寶貴歷史資料，還多有待於我們的研究和發掘。

一一

劉克莊作爲傳承宋代燦爛文化的最後一位大家，是有文集傳世的。然而，其所著後村先生大全

集自宋代刻印以來，由於卷帙浩繁，元明之後的七百多年間，却只有清代的幾個手抄本流行於天地間。由於藏本極爲珍稀，所以斷爛闕失現象就頗爲嚴重，以致不能不使部分文字至今得不到校正，或者仍須付諸闕如。其生前刻印的後村居士集，號稱晚宋刊本的，今日雖仍存世；明代選抄的文集本雖然也有六十卷之多，但對於校補號稱二百卷的大全集來說，仍然令人深感校本不足之問題嚴重，抱憾不已。我在校勘全集時，雖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多方面發掘參校方面的資源，却也只能得到一個差強人意的結果。

當劉克莊集箋校一書一校行將結束時，我在中國典籍與文化二〇一一年第一期上，看到復旦大學侯體健君的一篇文章，介紹中華再造善本叢書中的後村先生大全詩集一書。此書雖僅殘存十一卷，收錄劉克莊各體詩四百多首，却是宋代殘存至今的一個刻本，而且與所謂宋刻元修的後村居士詩二十卷本之傳刻後村居士集不同，其中不但包括劉克莊淳祐六年之前的詩作，而且包括其後直至其逝世之間的詩作，亦即包括其後期刊行、至今未見蹤迹的後村居士集後續新三集的詩作，因而至可寶貴。在得知這一情況後，我當即訂購了一函大全詩集，取與比勘，果然補正了原本中的十餘處空闕的文字，還對數十處文字進行了校改，使一部分後村詩較前更爲文通字順，體現了更完整的面貌，這都是在此之前不敢想象的事。

例如，卷三八有一首次韻曹守謙新進士詩，各本「曹守」原皆誤作「豐守」。查度宗咸淳元年，知興化軍爲曹怡老，咸淳二年去任，而在送曹守司直二首之前，突然出現次韻豐守詩，我原先不得不懷疑

曹怡老去任時，曾有豐姓人暫代知興化軍。然而，大全詩集「豐」却正作「曹」字，則知所謂豐守必爲子虛烏有，暫代之說不確，一字之校正，正可使謙新進士詩因此得到合理的解釋。

又如，卷二九有一首戊午生朝和居厚弟五絕詩，其第三首僅存最後一句，前三句皆闕佚。而大全詩集却可補闕，使全詩基本補足：

白盡鬚眉頰尚紅，向來人洛士龍同。癡年謾□於羣從，晚福全輪與少公。

儘管此書所能補正處還不算多，但在劉克莊的全集闕誤嚴重的情況下，雖略有補正，對此我還是很感欣慰的。我因此十分感謝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編輯們的卓識遠見和侯君的研究成果在對劉克莊集校正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三

箋注方面，考慮到劉克莊集一百九十六卷，文字量極大，所以一開始決定要作箋注時，就定下了一個原則，宜簡不宜繁。鄧廣銘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爲稼軒詞編年箋注作增訂三版題記時，曾回憶當年着手於此書編撰時業師傅斯年先生的告誡：

只把涉及稼軒詞本事的時、地、人等考索清楚，把寫作的背景烘托清楚即足；對於典故的出處則可斟酌其關係之重要與否，有選擇地注出，而不必一一遍加鉤稽；至其脫化於前人詩詞之

語句，則注之不可勝注，自以一概不注爲宜。……

千萬不能把此書作成仇兆鰲的杜詩詳注那樣，仇書作得確實夠詳、夠繁瑣了，但那只是供小孩子閱讀用的，對於真正研究杜詩的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傅斯年先生半個多世紀之前說的話，雖然鄧先生說他只是部分地接受了而非完全照辦（即典故與詞語兩方面的箋注都已經突破了傅先生最初的要求），而我認爲他所說的有關稼軒詞箋注的這些原則，我在箋注劉克莊集時却應該完全照辦。這是因爲，稼軒詞僅有六百餘首，元人編稼軒長短句時亦僅爲十二卷，而劉克莊集爲卷之數已接近二百，有詩四千餘首，詞二百餘首，且其詩詞最大特點之一就是無處不在用典，而傳承或接受前人詩詞語句之處更是不勝其多。倘若不加選擇地注出，此書字數不知要膨脹多少倍，這不是讀者所能接受得了的。所以，從一開始我就已經把這一原則作爲標準，自覺地去衡量我對劉克莊詩詞文的箋注工作。即把涉及劉克莊詩詞「本事的時、地、人等考索清楚，把寫作的背景烘托清楚即足；對於典故的出處則可斟酌其關係之重要與否，有選擇地注出」。至其脫化於前人詩詞之語句，除個別需要之外，則很少出注。

除了避免繁瑣的考量而有選擇地加以箋注以外，我在對劉克莊詩詞使用典故作箋注時，還大量使用了綜述大意的辦法。舊日的注釋家，爲了更準確地注釋故實，使其箋注簡要明了，即所謂切題，往往摘取原文的部分語句（即所謂恣意刪節原文），限於當時尚未使用標點符號，不能用省略號代替被刪節的文字，故貽誤讀者，以爲原文如此。而近代之注釋者，因已使用標點符號，自可避免此類問

題之出現。但有些書引猶嫌繁瑣，或用數十百字乃能得一義，出一證，固不若綜述其大義，而交代其出處爲便。比如此集中卷一四、卷一五爲雜詠詩二百首，賦寫歷史上的各類型人物二百人，這些人大都是人傳人物，爲正史雜史所記載，如果注其生平事迹，轉引原文，必令篇幅大量增加，從而喧賓奪主。而綜述史傳大意，則使行文簡潔有味。這也是我在本書箋注中常常使用的手段，竊以爲只適用於劉克莊集的箋注，未必可放之諸書而皆準。

由于採取了有選擇地注釋典故的作法，由此就很可能產生一個問題，即我個人認爲沒有必要注出的常見典故，說不定却是許多讀者需要了解的內容。因而不注釋，勢必會讓某些人以爲該出注的地方沒有出注，覺得本書的注釋過於簡陋；另一個問題則是注釋的重複問題，不僅表現在典故的注釋上（這方面的問題似也未能避免），更多地或許表現在涉及劉克莊詩詞本事的時、地、人等考察上。這本來應該是我力求避免的問題，但由於此書寫作時間并不算太長，而要解決的疑難又太多，所以迴環往復檢索不夠，往往是產生種種問題的根源。深願翻閱本書的讀者有以教正之。

四

本書是從二〇〇七年開始編起的，歷時已經五個年頭。當我前一部箋注書稿楊萬里集箋校的二校完畢之後（此書已於同年九月由中華書局出版），我就接受並開始了劉克莊集的箋校任務，搜集版

本，訂正疑誤，創立箋注條目，一切都要在電腦上完成。五年來，幾乎所有的工作日、節假日和晚上的休息時間，都是在電腦前度過的，爲求實證，還專赴劉克莊的家鄉莆田進行考察，其間的甘苦自不須言說。所幸竟能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在規定的大致時間段完成這一數百萬字的著作，似可告慰關心這一工作的友人和讀者。

宋代文集傳世之作大約有七百餘種，其中北宋約二百餘種，南宋約五百餘種。在南宋諸作家中，其遺集數量在五十卷以上者，不超過二十家，而一百卷以上者僅八家而已。據我所知，所有南宋的諸作家學者中，目前只有少數人的遺集得到相應的整理，卷帙浩繁而由當代學者爲之作注的，則僅有前些年錢仲聯先生爲陸放翁的劍南詩稿作注，以及拙著楊萬里集箋校而已。陸游的文集渭南文集至目前爲止，尚無人爲之點校箋注。宋人文集名著史冊者，今已十佚其八九，至於名姓無聞、篇章湮滅者更指不勝屈。但宋人文集乃是宋代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清四庫館臣於樓鑰攻媿集提要中曾說：
宋自南渡而後，士大夫多求勝於空言，而不甚究心於實學。鑰獨綜貫今古，折衷考較。凡所論辨，悉能洞澈源流，可謂有本之文，不同浮議。

王士禛居易錄……病是集多叢冗，謂表狀內外制之類，刪去半部亦可。然貪多務博，即誠齋、劍南、平園諸集亦然，蓋一時之風氣，不必以是爲鑰病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宋人文集并非都是貪多務博，李綱的梁溪集、周必大的益國文忠公集、楊萬里的誠齋集、朱熹的晦庵集以及樓鑰的攻媿集、魏了翁的鶴山集和劉克莊的後村集，也決非「求勝於空言，而不甚究心於實

學」。它們都是寶貴的宋人文化珍品，因此，一律斥責為叢冗是不公正的。在學術文化事業迅速發展的今天，希望能有更多的宋人文集得到高水平的整理。我能為劉克莊集的箋校整理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只以苦為樂，以勞為幸。

在箋注劉克莊集的過程中，惟一讓我感到苦悶的，是可以商榷的同道之缺乏。但學界前輩和後起之秀的幾部著作，却讓我受益匪淺。這裏必須提到的就是錢仲聯先生完成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後村詞箋注，這部書在今日看來，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憾，仍以詳盡地注釋了後村詞的典故詞語受到人們的重視，是最早的一部研究劉克莊的著作。

程章燦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完成了他的首部著作劉克莊年譜，全書三十萬字，無論從規模上還是考訂史事的精審上都超過了其前張荃、宋湖民所作的劉後村先生年譜。所以，儘管仍存在一些未能解決的問題，但至今仍然是研究劉克莊事迹必備的參考書。

稍後不久，又有四川大學的向以鮮先生出版了超越江湖的詩人——後村研究一書，從劉克莊的生平和交遊、學術思想和著作等方面進行探討。這本書和程著年譜一樣，都是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充實提高，出版為專題著作的。向以鮮先生後來又和王蓉貴、刁忠民等人合作，在四川大學出版社版了點校本後村先生大全集。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出版的劉克莊專題研究的學術著作，還有王明見先生的劉克莊與中國詩學、王宇女士的劉克莊與南宋學術等，在本書撰著之際，我也都取與參讀，並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發，自

應在此深致謝意。

另外還須說明的是，本書在獲得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時，得到清華大學傅璇琮先生、黑龍江大學劉敬圻先生等人的熱情鼓勵和支持，亦謹在此表達衷心的感謝。

辛更儒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五日寫

於黑龍江大學古代戲曲

和宋金文化研究中心

略論劉克莊的歷史地位及其文學成就

一 仕途坎坷而寵辱不驚的人生歷程

南宋後期的著名文學家劉克莊，宋史不爲立傳，因而其一生事蹟，鮮爲正史所載。幸賴其文集尚存，其中還附有同時人所撰寫的行狀及墓志銘各一篇，因而我們尚能詳盡了解其一生行事，及其在南宋上的地位。

劉克莊字潛夫，興化軍莆田縣人。最初名瀛，後改名灼，當嘉定二年（一二〇九）年以祖父劉夙恩蔭補將仕郎時，更名爲克莊。

劉克莊的父祖是孝、光、寧宗三朝的名臣。但劉氏前代從何地移居莆田，都不可考。然而至其祖父時，却突然崛起。據葉適爲其祖劉夙、劉朔所作的著作正字二劉公墓志銘，二劉於紹興末年先後中進士，其祖父劉夙後官至秘書省著作佐郎，力言近習曾覲及內侍梁珂亂政，士大夫敬其伉直。葉適稱其「位雖屈，其道伸矣；身雖沒，其言立矣。好惡同，出處偕，進退用捨，必能一其志者也」。同時大儒呂祖謙，賦詩謂之「萬夫雄」：「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雄。」林光朝答士友慰弔之書，有云：「賓之

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三其叔祖劉朔，同其兄卒年均不達五十，亦名滿天下。二劉之所以爲天下所重，葉適以爲：「其學本於師友，成於理義，輕爵祿而重出處，厚名聞而薄利勢。立朝能盡言，治民能盡力，居家以父母兄弟爲心，而不私其身，鄉黨隱一州之患，若除其身之疾。其飭廉隅，定臧否，公是非，審予奪，皆可以暴之當世。」^三

劉彌正是克莊之父，淳熙八年（一一八一）登進士第，遍歷內外，晚年爲吏部侍郎以卒，亦不登六十。葉適仍爲之作墓志銘，稱其「方靜簡質，與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鯁峭，除民疾痛，剛果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又傷其「與二父與弟，皆不及用，公將用矣而不究，此勢之難合而可爲天下哀之也」^四。

劉克莊出身於父祖兩代焜耀名世的家庭，接受良好的教育，故自少便以文名聞於天下。嘉定改元以後，幾成學界和文壇領袖的葉適，亦對劉克莊推挽獎勗有加，讀其詩，有「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語^五，時劉克莊乃自揚州江淮制司幕府歸來途中^六。得葉適的吹噓，實在是劉克莊早負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劉克莊早年曾入太學，試舉子業，後村集卷一一六謝傅侍郎薦著述啓：「念頃爲舉子之詞章，屢不合於主司之程度。既無用於斯世，遂專攻乎古文。」嘉定元年春爲禮部試，後村既不得舉送，則毅然棄國子業。明年，遂以祖父恩蔭補將仕郎。筮仕之始，即調隆興府靖安縣簿。此後又改福州右理曹、真州錄事參軍。嘉定十年（一一二七）爲江淮制置使李珣辟爲制置司準備差遣，協助李珣應對金兵對

淮南的人侵，一出茅廬，便表現了卓越的政治意識和適應事變的能力，得到了各方的肯定和薦舉，至寧宗末年，便已改秩進入京官行列。

宋理宗即位後，劉克莊出知建陽縣。在任四年，政績極爲突出，故爾雖有權相史彌遠的黨羽右正言李知孝、監察御史梁成大羅織梅花詩案，意欲將非議時政的江湖詩人一網打盡，但終未能如意得逞。然而，劉克莊前期仕途上的相對穩定，却並不預示着他從此一帆風順。相反，他在此後的仕途上，反而是坎壈重重，歷盡險惡。以至如後村墓志銘所說，「前後四立朝，惟景定及二年，端平一年有半，餘僅數月。……退之所謂「謗與名隨」，公殆似之。」

自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始，劉克莊先後擔任過知州、提舉、轉運判官、提刑，前後四次在朝爲官，然而幾乎每次都受到言官的彈擊，不能久居其位。其入朝及屢遭白簡的經歷，大致也可以分爲四個階段：

一、端平元年春，劉克莊以將作監簿兼福建安撫司參議官。

端平二年六月，劉克莊除樞密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三年正月，以監察御史吳昌裔疏罷。此次被論的緣由十分可笑。據後村行狀載：「丙申，左府語泄，有錫第表郎之傳，鶴林舍人疑其遏己，遂以吳昌裔疏罷。御史，舍人弟也。主管玉局觀。」所謂左府，謂中書省。所謂錫第表郎，即賜其同進士出身，除禮部郎中，令其可以兼中書舍人之職。吳昌裔爲中書舍人吳泳之弟，吳泳出於患失之私心，疑劉克莊逼己，故有此舉，遂使劉克莊再次入朝竟推遲至十年之後。